南齊書

九



南齊書卷二十九

臣蕭子顯撰

列傳第十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勔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爲勔軍副衆軍

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横塘安國抄斷賊粮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衆奔退勔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閎屯據城南於是衆軍繼至安國勳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加邑爲四百户累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爲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二

年爲晉熙王征虜司馬輔師將軍如故轉游擊將軍三年出爲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前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爲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征虜將軍如故先是王蘊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翽未之鎮蘊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平西將

軍黃回至郢州遣軍主任候伯行湘州事又殺
佩玉候伯與回同軍表粲謀石頭事回令候伯
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
國至鎮收候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
進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二年
虜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郢司
之間流雜繁廣宜並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詳兩
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
揔荆郢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虜未至安國

移屯沔口以侯應接改封湘鄉世祖即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仍爲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有疾徵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敕安國曰吾恒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尚書

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兖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既恒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成有虧吾難敕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八年卒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謚肅侯時舊將帥又有吴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力與沈

攸之同載出都引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
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
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
得將領爲軍主孝建初爲竟陵王驃騎行參軍
以功封漢水侯除員外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
爲假節寧朔將軍允從僕射軍主隨前將軍劉
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
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太
祖於葛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

景文隸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軍將軍封孝寧縣侯邑六百户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琅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禄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還累遷爲給事中光禄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業有氣幹爲吴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圖豫勳賜爵關中侯兖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己建武府參軍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勳爲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始初爲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彧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爲前驅舉軍主佼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貟外郎加振武

將軍豫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死
西宅一區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
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
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
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
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
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
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出爲錢唐新
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沒虜更於歷陽立鎮

五年以山圖為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初
臨海天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
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
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
將黨與出行違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
令耿猷東境大震六年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
廣設購募流爲其副暨挐所殺別帥杜連梅洛
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
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

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
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
山圖至先羸兵僞求遣幢主龎嗣厚遺鳳要出
會聚聽以兵自衞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
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束首降除寧朔
將軍連口戍主山圖過漣水築西城斷虜騎路
并以溉田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建武將軍
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將
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温塚大獲寳物客竊取以

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祖輔政山圖密啓曰沈攸之久有異圖公宜深爲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陵王贊爲郢州太祖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爲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以盆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

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昆皆辦世祖甚
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
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
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為人性度險刻無
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
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
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
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
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

鎭戍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如故建
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出爲假節督兗
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
刺史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
上策虜必不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
戎甚有次第應變筭略悉以相委恐列醜未
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虜果寇朐山爲
元玄度盧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
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救山圖

日卿當盡相帥馭理毋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爲虜所沒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漣口又於石鱉立陽平郡皆見納世祖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

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
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
郎領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
往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
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
參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詔賜朝
服一具衣一襲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土斷屬東平郡
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

賊躬自鬬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爲定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騎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徐南東莞太守加前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

史

節將軍如故改封沌陽縣太祖即位進號
將軍建元二年虜寇壽春以盤龍爲軍主
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漬盤龍率輔
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
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
壽春崇祖盤龍正勤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
擊塡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尅定斯實將率用命
之功文武爭之之力凡厥勳勤宜時銓序可符
列言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

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旼授持節軍主如
故明年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
戍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
問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
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
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上遣
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敕盤龍曰甬城漣口
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
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

扶淮步下也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
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盤龍子
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
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
筯馳馬奮矟直奔虜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
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
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
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虜衆
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

軍勇果諸將莫逮承明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
邪太守三年遷右衞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
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武帝令
盤龍領軍校尉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
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
州刺史進爵侯甬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
因大霧乗船入清中採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仗
笭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爭門
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寳等三十餘人

於門拒戰斬二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馬步至城外巳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入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子奉叔勇力絕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世祖使領

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撿勒部下不敢
侵仟爲東宮直閤欝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
及卽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爲心膂道剛驍騎
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擊將軍加輔國將軍
並監殿內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爲黄門郎高宗
固諫不納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見親
寵得入後宮尋加領淮陵太守兖州中正道剛
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黄門郎未拜仍出
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

史時帝謀誅宰輔故出奉叔爲外援除道剛中
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奉叔就帝求
千戶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
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高宗說喻
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高宗慮其
一出不可復制與蕭諶謀稱敕召奉叔於省內
殺之勇士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啓帝云奉叔慢
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
閤省蕭諶先入戶若欲論事兵人隨後奄進以

刀刺之洞胸死同進宮內廢帝奉叔弟世雄永
元中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州刺
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顏
翻討殺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
勇力初爲馬隊主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
中龍驤強弩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泰始初
除寧朔將軍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
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拒守臺軍相守移日琰

遣長史杜叔寳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從懷
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千道連等要擊
於橫塘寳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
日沒大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閒
之棄壘奔走時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
劉勔召諸軍主會議廣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
往平之勔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尅合肥
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
暠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三

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蠻縣子三百户尋改蒲圻除建威將軍南陽太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爲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除游擊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户太祖廢蒼梧出廣之爲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如故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豫平石

頭仍從太祖頓新亭推號征虜將軍太祖誅黄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書曰黄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轝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轝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捜捕駟等建元元年爵侯食邑爲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北虜動明年詔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上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

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剋獲坐免官尋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即位遷長沙王鎭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栢南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

也廣之曰且不敢辭上大笑除游擊將軍不拜
十一年虜動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
中左衞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虜通有
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
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將軍豫州刺
史預廢鬱林勳增封三百戶高宗誅害諸王遣
廣之征安陸王子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平
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
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戶

建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至百餘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謚曰莊公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勤克舉並識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禪九江翊從中夏

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驟把

列傳第十　　南齊書二十九

列傳第十一　　南齊書三十

臣蕭　子顯　撰

薛淵

戴僧靜

桓康　尹略

焦度

曹虎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

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
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内從征伐元徽
末以勲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
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豫章
王嶷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
邑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遥呼淵淵
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旦
衆軍還集杜姥宅街路皆滿宫門不開太祖登
南掖門樓處分衆軍各還本頓至食後城門開

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即位增邑爲二千五百戸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如故尋爲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虜遣僞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敕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分明來其兒婦竝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悮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追道標遣他將代之世祖即位遷左衞將軍初淵南奔毋索氏

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
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
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
侍征虜將軍淵毋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
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
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況
毋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中許便可
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毋既不得又表陳解職
詔不許後虜使至上爲淵致與毋書車駕幸安

樂寺淵從駕乘虜橋先是勑羌虜橋不得入伏
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四年出爲持節督徐州
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還右軍司馬
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如故七年
爲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
去車脚使人轝之而去爲有司所糾見原八年
爲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
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
逃淵匿之軍中爲有司所奏詔原十年爲散騎

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慮虜南寇假淵節
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假節本官如故
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右
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明
帝即位方有詔賻錢五萬布五百匹尅日舉哀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祖飾宋景平中與富陽
孫法先謀亂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靜少有膽力
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没虜後將家屬叛還
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

爲歐陽戌所得繫兖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鏁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齊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虜圍角城遣僧靜戰盪數捷補帳內軍主隨還京師勳階至積射將軍羽林監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堂譖靜爲軍主從袁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

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衆潰僧靜手斬粲於是外軍燒門入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元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靜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爲斂祭

焉昇明二年除游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
以僧靜爲興平縣侯邑千户太祖即位增邑千
二百户除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
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員外常侍
轉太子左衛率世祖踐阼出爲持節督徐州諸
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
種甚得荒情遷給事中太子右率尋加通直常
侍永明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
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

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虜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靜又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荅

而心善之從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静志懷貞果誠著艱難剋殄西墉勳彰運始奄致殞喪惻愴傷懷賻錢五萬布百匹諡壯侯僧静同郡餘姚人陳胤叔本名承叔避宣帝諱改彊濟果捷便刀楯初爲左夾轂隊將泰始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征伐小心愼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子左率啓世祖以鍛箭鏃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候伯以鑄鏃鈍不合用事不行永明三

年卒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掾之皐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

辟廱無不立愈見擢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殿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曉下拔白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鎮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

守常衛左右太祖誅黃回回時將爲南兖州部曲數千遣收恐爲亂名入東府停外齋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校尉王宜興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兵付回而配以腹心宜興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既慮宜興反已乃先撤其軍將宜興不與回發怒不從處分擅斬之諸將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彊兵必遂反覆康請獨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其使無能爲也及回被召上

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若捉留回不肯止
時人爲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
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寧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吴
平縣伯五百戸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游擊將
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
伯亦當未解我意政欲與卿先共滅虜耳虜動
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三年春於淮陽與
虜戰大破之進兵攻陷虜樊諧城太祖喜敕康
迎淮北義民不剋明年以康爲持節督青冀二

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朐山戍北徐之東海
漣口戍諸軍事青兾二州刺史冠軍如故世祖
即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郡其年卒詔曰康昔
預南勳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厚加料
理年五十七淮南人尹略少伏事太祖晚習騎
射以便捷見使爲將昇明中爲虎賁中郎越騎
校尉建元初封平固男三百戶永明八年爲游
擊將軍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
刺史

焦度字文續南安氐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宋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度以歸國補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臺差度領幢主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爲己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拾賁敕文寇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鎧矟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

伯曰眞健物也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
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鎭江州子勛起兵以
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赭圻毎與
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
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
王景文誘降度等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己鎭
南參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
府州内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
不從明帝不知也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除

征虜鎧曹行參軍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變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太祖

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本官如故度見朝廷貴賤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好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尋除游擊將軍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子世榮永明中爲巴東王防閤子響事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爲始興中兵參軍

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

末爲直厢桂陽賊起隨太祖出新亭壘出戰先
斬一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爲領軍虎訴勳
補防殿隊主直西齋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
難遇太祖在東中華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
仰覔明公耳仍留直衞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
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累至屯騎校尉帶南城
令豫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上受禪
增邑爲四百户直閤將軍領細仗主尋除寧朔
將軍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啓乞度封候官

尚書奏俟官戶數彫廣乃改封監利縣二年除
游擊將軍本官如故及彭沛義民起遣虎領六
千人入渦沈彼之横吹一部京邑之絶虎啓以
自隨義民久不望虎乃攻虜别營破之將士貪
取俘執反爲虜所敗死亡三千人世視即位除
員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
太守永明元年徙爲安成王征虜司馬餘官如
故明年江州蠻動敕虎領兵戍尋陽板輔國將
軍伐蠻軍主又領尋陽相尋除游擊將軍輔國

軍主如故世祖以虎頭名鄙勅改之六年四月
荒賊桓天生復引虜出據隔城遣虎督數軍討
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領騎百匹及前行踏
伏值賊遊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
守虎引圍柵絕其走路須臾候騎還報虜援已
至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
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僞虎威
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
氏城退走十一年遷冠軍將軍驍騎如故明年

遷太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
敕虎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
此任隨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響爲荆州備軍
容西上以虎爲輔國將軍鎭西司馬南平內史
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奐敕領步騎數百步道
取襄陽仍除持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
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進號
征虜將軍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遷
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冠軍將

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
爲監進號平北將軍爵爲矦增邑三百戶四年
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王不
恊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
曰皇帝謝僞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闡洛化
揔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昊治爲兩主
之隅幽顯含嗟人靈雍泰且漢北江邊密爾乾
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鄉進無陳平歸漢之
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沔機

勇兩鈇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郷逼宂未果且
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
略以俟義臨虎使人答書曰自金精失道皇居
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
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皐蘭隨水瀍澗伊川
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
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秉秋犯邊親屬
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脣齒
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

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
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
格遂復遊魂不戢乾沒孔熾孤揔連率任屬方
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
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
故部勒小戎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
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
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
遠相爲憫然永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

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虜度支尚書崔慧景於鄧地大敗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虜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東昏即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虎領軍屯青溪中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

錢五千萬伎女食醬菜無重肴每好風景輒開

庫柏張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

拜見殺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

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

矦之力覩兹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輈然

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蠡也

贊曰薛辭親愛歸身淮涘戴類千秋興言帝子

桓勇焦壯爪牙之士虎守西邊功虧北鄙

列傳第十一　　南齊書三十

列傳第十二　　南齊書三十一

臣蕭子顯撰

江謐

荀伯玉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臨海太守宋世清吏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為太初所殺謐繫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解褐奉朝請輔國行參軍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南豫州謐傾身奉之為帝所親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弟

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轉尚書度支郎俄
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
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
大功左丞孫敻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
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
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
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
謚又奏敻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
及咎敻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

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謐情款隨謐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爲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得免爲正員郎右軍將軍太祖領南兗州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流俗善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

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黃鉞謐所建也事平遷
吏部郎稍被親待遷太尉諮議領錄事參軍齊
臺建爲右衞將軍建元元年遷侍中出爲臨川
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內史行湘州留事
先遣之鎮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爲
長史將軍內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永新縣伯四
百戶三年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
師皆以委謐尋敕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
華儕然甚有才幹堪爲委遇可遷掌吏部謐才

長刀筆所在事辦太祖崩謐稱疾不入衆頗疑
其怨不豫顧命也世祖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
怨望時世祖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至尊
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
出謐爲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
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謐前後罪曰謐少懷輕
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奔世更
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内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
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

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鄭網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釁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筆小用賞廁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詖黷舊侶密筵閑讌必賫賄常客理合外進者以爲已恵事宜

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旨不露欺主
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病
私舍會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遺詔
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
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
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
恒規勳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謐妄發樞機坐構
躑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主毋窮
舌杪皆云詰誓非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

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情
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
時年五十二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治亦深切民
間榜死人髑髏為謚首棄官而去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
之給事中伯玉少為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
徐州祭酒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子
勛舉事伯玉友人孫沖為將帥伯玉隸其驅使
封新亭侯事敗伯玉還都賣卜自業建平王景

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
結事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明帝所疑
及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十
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
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伯玉斷卦
不成行而明帝詔果復太祖本任由是見親待
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世
祖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
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轉太祖平

南府晉熙王府參軍太祖爲南兗州伯玉轉爲
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除羽林監不拜初
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
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
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
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掖下有翅
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
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
掖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

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
時乗之夢今且効矣昇明初仍為太祖驃騎中
兵參軍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帶濟陽太守中兵
如故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
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
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戸轉輔國將軍武
陵王征虜司馬太守如故徙為安成王冠軍司
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在東宮
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

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眞於
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
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崐崘舶
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
眞白服乘畫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
外祗畏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
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
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
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鷰

東迎具白上怒之意世祖夜歸上亦停門簷待
之二更盡方入宮上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
子良宣敕以景眞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
眞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
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上曰官有天下日
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
之太祖乃幸宮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爲家宴
致醉乃還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
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

天命世祖深怨伯玉上臨崩指伯玉謂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兗州處之伯玉遭父憂除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未拜除黃門郎本官如故世祖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太守如故俄遷散騎常侍太守如故伯玉憂懼無計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

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爲論豈或榜啓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乎免矣

贊曰謚口禍門荀言亟盡[illegible]同殞

列傳第十二　　南齊書三十一

[illegible]

列傳第十三

南齊書　　臣蕭子顯撰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薈晉衛將軍父懌不慧

侍婢生琨名爲崑崙惲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
改琨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謚所
愛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脩女除郎中駙馬
都尉奉朝請元嘉初從兄侍中華有權寵以門
戶衰弱待琨如親數相稱薦爲尚書儀曹郎州
治中累至左軍諮議領錄事出爲宣城太守司
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歷任皆廉約還爲北中
郎長史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
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

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甞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答不許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万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禄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為廷尉加給事中轉寧

朔將軍長史歷陽内史上以琨忠實從爲寵子
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
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
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泰始
元年還度支尚書尋加光禄大夫初從兄華孫
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酒多愆失琨上表曰臣
門姪不休從孫長是故左衛將軍嗣息少資常
猥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
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釁承封將傾基緒

嗣小息佟閑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
亡荷榮私禄更搆出爲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
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宫
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遷光禄大夫尋加
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
爲一神琨案舊糾駁時龢深被親寵朝廷多琨
強正明帝臨崩出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
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會稽太守常侍如故坐
誤竟囚降號冠軍元徽中遷金紫光禄引訓太

僕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進從帝即位進右
光禄大夫常侍餘如故從帝遜位琨陪位及辭
廟皆流涕太祖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給親
信二十人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
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
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illegible]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琨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
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及裳料數冠幘
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尋解王師建元四年太

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禄大夫餘如故年八十四

張岱字景山吴郡吴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禄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禄大夫顔延之隣居顔談議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翳無言聲

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
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
酣叫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
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
水部郎出補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謂人曰張
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
當久至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爲建威將軍
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爲司徒左西曹母年八
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

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覯過可以知仁不須案
也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閑理巴
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
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
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
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
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以執事
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
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

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入爲黄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
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吴郡屬焉高選佐史
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
今欲用卿爲子鸞别駕揔刺史之任無謂小屈
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明帝初四方反
帝以岱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
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爲冠軍將軍北徐
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爲

吴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吴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禄此所不論語切推事臣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

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
郡未幾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摠
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
拜竟詔以家爲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祿大夫
領鄱陽王師世祖即位復以岱爲散騎常侍吳
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寛恕
著名遷使持節監南兖兖　青冀五州諸軍事
後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十
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

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謚貞子
褚炫字彥緒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
法顯鄱陽太守兄炤字彥宣少秉高節一目眇
官至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
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炫少清簡爲從
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
乃十倍於我也宋義陽王昶爲太常板炫補五
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從宋

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
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烇獨曰今
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
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為載懽帝意解乃於雉
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烇以
清尚與劉俣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
遷黃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為長史齊
臺建復為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
補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還遷復為侍中領步

兵凡三爲侍中出爲竟陵王征北長史加輔國
將軍尋徙爲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將軍如故永
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
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
至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剥僅盡罷江
夏還得錢十七万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
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
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
十一贈太常謚曰貞子

何戢字慧景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偃
金紫光禄大夫被遇於宋武選戢尚山陰公主
拜駙馬都尉解褐祕書郎太子中舍人司徒主
簿新安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
就帝求吏部郎褚淵入内侍已淵見拘逼終不
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明帝
立遷司徒從事中郎從建安王休仁征赭圻板
轉戢司馬除黃門郎出爲宣威將軍東陽太守
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

二十九戩以年耒三十苦辭內侍表疏屢上時
議許之攺授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戩來
往數置歡讌上好水引䴵戩令婦女躬自執事
以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
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出爲吳郡太
守以疾歸爲侍中祕書監仍轉中書令太祖相
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
攺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戩領選問尚書令褚
淵以戩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

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戩相似頃選職方
昔小輕不容頻加常侍聖旨毋以蟬冕不宜過
多臣與王僉既已左珥若復加戩則八座便有
三貂若怙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戩爲吏部尚
書加驍騎將軍戩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
人呼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
極爲奢麗三年出爲左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
畫扇宋孝武賜戩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
畫時陸探微顧彦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戩因王

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四年卒時年三十六
贈散騎常侍撫軍太守如故謚懿子女爲鬱林
王后又贈侍中光祿大夫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
儀同三司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
才粲之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
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
外兵部司空主簿並不就除中軍建平王主簿
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轉祕書丞西陽王

撫軍諮議州別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馬加振武將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不拜宋明帝爲衛軍延之轉爲長史加宣威將軍司徒建安王休仁征赭圻轉延之爲左長史加寧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遷侍中領射聲校尉未拜出爲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産無所增益除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並不拜復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爲後軍將軍

吳興太守遷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祕書監晉熙王師遷中書令師如故未拜轉右僕射昇明二年轉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二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

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

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

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别意當緣劉家

月旦故邪在州禄俸以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内

吏民罕得見者四年遷中書令右光禄大夫本

州大中正轉左僕射光禄中正如故尋領竟陵

王師永明二年陳疾解職世祖許之轉特進右

光禄大夫王師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

贈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特進如故謚簡子延

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
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永明中爲侍中世祖幸
琅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
坐不參承爲有司所奏詔倫之親爲陪侍之職
而同外情慢免官景文等贖論建武中至侍中
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卒
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
也韜少歷清官爲南兖州別駕刺史江夏王劉
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

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
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泰始末爲征南江州
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鎭數出行遊韜性方峙未
嘗隨從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王
師永明二年卒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熲耀朝之麗
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
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
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

魏國見貶容陋何㦸之譲雖未能深識前古之
美輿夫尸官靦服者何等級㦸
贊曰萬石祇慎琨旣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荀
炫淸褚族㦸遺何姻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列傳第十三　　　　南齊書三十二

列傳第十四　　南齊書三十三

臣蕭　子顯　撰

王僧虔

張緒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爲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

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
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祕書郎太
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轉義陽王
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太初
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
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
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
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
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

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士兒之儻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敢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内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

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俄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敻奏僧虔前蒞吳興多有諐命

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
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
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壽
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
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
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
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
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
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禄不

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勳

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
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
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
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
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
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
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
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
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

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
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
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
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末見其賞而頓就求稱
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
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
武帝方爵其玄孫夏矦惇魏氏勳佐金德初融
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
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

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賞
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
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
棄年世踈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
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
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
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
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
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

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處

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閒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

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
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勤功課緝理遺逸
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
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
可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
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
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
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
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

應先啓是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
因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
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
納其言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
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
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
堅敗後東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世北國
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
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

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

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
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
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
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
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
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
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
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

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悦竟不入戶儉即毀之永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内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其論書

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
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
前以爲最云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
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
云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
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
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
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
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

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張芝索靖韋
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
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
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
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
能書録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
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
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
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曅與蕭

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常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爲

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
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
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
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
置床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
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
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
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

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説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

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幾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何日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日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懃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

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

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万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胷懷矣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寅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

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
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
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
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陵王文
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
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黃門郎宋明
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
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
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

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
中遷吏部郎叅掌大選元徽初東宫罷選曹擬
舍人正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宣轉祕
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中郎如故緒忘情榮禄
朝野皆貴其風甞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諸時
袁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即出緒
爲吴郡太守緒初不知也遷爲祠部尚書復領
中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尋領始建王師昇明
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臺建轉

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啓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為准則上乃止四年

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緒既遷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時人以此選爲得人比晉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世祖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

我我以德貴緒也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主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領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光祿師中正如故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

之辨飡然未甞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葭轜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克蒼梧世正員郎隂行見寵坐廢錮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永明元年爲武陵王友坐書與尚書令王儉辭旨激揚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論者以爲有恨於儉也案建元初中詔序朝臣欲以

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進升引者別是一理仰由裁照詔更量說者既異今兩記焉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發自容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變理三台思曼廉靜自絕風埃遊心文繫物允清才

列傳第十四　　南齊書三十三

列傳第十五　　　　南齊書三十四

臣蕭子顯　撰

虞玩之

劉休

沈沖

庾杲之

王諶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

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録治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爲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車騎録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鋭蔑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

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箸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祖素游褚淵王儉並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即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

氓俗巧僞爲日巳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万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並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 優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兹役恒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

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比急病之洪源畧景之切患以何科筭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愼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脩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

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姧姧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楊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奥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

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
頻關弊亦有以自孝建巳來入勲者衆其中操
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
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録復爲不少尋
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
陶侃所上多非實録尋物之懐私無世不有宋
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旣衆舉卹爲禄實潤
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巳
據其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

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鬚便謂爲道塡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井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鎭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

行患在不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
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
因緣籍注雖正猶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末
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
乃詔曰夫簡貴賤辦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
豈有假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
允舊章然釁起前代過非近失既往之𠍴不足
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
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官年

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
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
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
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
府行佐於兹三十年矣自頃以來羸耗漸篤爲
性不嬾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聵轉
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
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
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

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
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
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
之効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
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慚李陵而
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
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
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
節未嘗猒屈於勳權畏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

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省玩之表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盟

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處玩之至死治人孔
逷字世遠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
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
曹才也儉爲宰相逷甞謀議帷幙每及選用頗
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
有臣也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逷何
憲爲王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也以強學見
知毋鎮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
州別駕永明十年使于虜中

劉休字引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員郎父超九眞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東國常侍好學諳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欽爲羅縣太始初諸州反休並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數年還投吳喜爲輔師府録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

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痿不能
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閉
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從帝桂陽王休範子也
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
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妒尚書右
丞榮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爲
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
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聞之賜休妾敕與
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

掃箒皂莢以厚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王撫軍參軍出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還為正員郎邵陵王南中郎録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還諮議司馬進寧朔將軍鎮蠻護軍太守如故從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府鎮盆城休承

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黃門郎
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元初爲
御史中丞頃之休啓曰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亟
春謬聞弱奏劾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斂手
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替網觸羅之鳥
而猶以此理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覆背
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
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
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

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為本
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惰晩節
邪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
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
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
此體大行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加冠軍將軍卒
年五十四
沈沖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
懷文沖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

懷文有文名沖亦涉獵文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啓明帝得爲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徽中出爲晉安王安西記室參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録事參軍世祖爲江

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
都使沖行府州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
諮議參軍領録事未及到任轉黃門郎仍遷太
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
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郢州以沖爲
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爲
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荆州府事將軍如故永
明四年徵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
劣世號爲鼙鼓兄弟淡淵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一

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績父在傚白幰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藝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方欲任沖沖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憫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

蕃朝績彰出內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保謚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正

員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
常侍領中正如故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
儉府爲入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
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
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
丞尋即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
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
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眞
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

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
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
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
危殆無容復卧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
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奬擢之厚千載
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脩大有分無所厝
言若天鑒微誠暫借餘曆傾宗殞元陳力無遠
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

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虛館使爲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謚曰貞子時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也祖万慶貟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衞軍府諶有學義累爲帝蕃佐及即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

見親遇常在左右諶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
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
郎從記室參軍正員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
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爲湘東太守秩中二千
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爲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
軍中書郎明帝好圍棊置圍棊州邑以建安王
休仁爲圍棊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
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
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出爲臨

川內史還爲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
即明帝所置摠明觀也遷黃門轉正員常侍輔
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
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曅爲會稽以諶爲
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
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
欲委任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
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還
太子中庶子驍騎如故諶貞正和謹朝庭稱爲

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從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兗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從諶爲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將軍如故諶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

史臣曰鶉居鷇飲栽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卹

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簿隱忍賊肌膚生濫
死乖趨避繩網積虛累謬巳數十年欺蔽相容
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役輕徭
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玆僞不行空閱舊文
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
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周世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藝業自致南湘
沖獲時譽杲信珪璋諶惟儒[illegible]並用理[illegible]

列傳第十五　南齊書三十四